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〇七冊目次

來恩堂草十六卷

〔明〕姚舜牧撰
明刻本

..... 一

漉籬集二十五卷遺集一卷

〔明〕卓發之撰
明崇禎傳經堂刻本

..... 二七七

來恩堂草十六卷

〔明〕姚舜牧撰

明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姚承菴先生集序

有經世之文。有名世之文。亦有持世之文。上不越道。下不騖才。獨廩以其真行。取翼古軌。近所裨理。系俗化最。薦世可摹而式也。必何用雕蟲藻斧。壹擷百氏六藝之菁。

序

為文乎。則賈馬升堂而入室者哉。長春自束髮。從先博士謁游姚先生之門。習先生湛於業。嫻於詞。樸嗇內敦。都無競營。厚執于昔。理儒之為行。少有名。經生之為賢。書困於十上。小仕三令。以故非好。又

序

直意行古。不便於當世。滑脂遇合之善。抑、氏眉俯仰。揚權賢豪間。賦遂初。歸杜門。讀書。專家人之務。數年而長公江都君以進士起。則先生庭趨世。其家明效云。先生晚通五經。猶雅濳於宋君子理道之書。每會其微。自標所獨詣。與今古諸師儒。訓故。揚抗。上下期。直暢本宗行。有五經四書疑問及性理指歸諸書。名賢之士。素守一業。門戶見而往。心醉天下。用其成言。發儒林高第比。輒為先生

悲解顧不試也。門內六子三母。蝨斯
鵲鵲之風。雍如。一各相其能。分任
耕讀。代主錢穀。篋篋。先生一無
私。諸郎亦一無私。吳興故多豪於
閭。墻操戈之變。破家刑骨肉。獨
甚。世不絕。聞先生家風。無知不

序

知誦義無已。云孝友姚氏馬。所著
家訓。人頗比家範。酌古義。調今情。
是為實志。足徵矣。平生自好。罕可
一世。以長春陰行。獨脩敦於家。嗜
道。畸人也。間嘗進與譚經藝。賞
其一往微中。別解助起之表。又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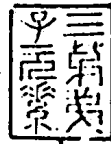
名于古文辭。以近所刻集屬序。
夫經爰典常弘訓。善世善之。固以
持之。聖人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不
又有言有枝葉。隱于榮華乎。使
五車八斗。無自遠之。辭壹闢工
於華。而拔其根。雖名百代。太山

序

之一落葉耳。自為道。浸厭故技。
慕往善世之用。猶累于才。出入古
今名理之間。必用通俗。持道姚先
生。可謂引經自善。去華而植本者。
故不以文行。先生亦自曰。不以文

五湖門下道民朱長春太復

南撰



序

五

來思堂草目錄

卷之一

四書疑問序

著疑問意

重訂易經疑問序

尚書疑問序

詩經疑問序

重訂詩經疑問序

春秋疑問序

姚氏文集一目錄

讀春秋者所宜知

禮記疑問序

讀禮記者所宜知

裁訂史綱要領間出小論序

性理指歸序

再叙性理次第

左傳詳略序

國策秘釋序

家訓引

敘刻家訓於廣昌
自題樂陶吟草

姚氏文集一目錄

二

來恩堂草卷之一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頌祚敦祚重祚馴校

四書疑問序

大道如日中天聖賢會之此衷發之言語昭然
爲天下萬世訓何所可疑而又何所事問况牧
初無知識窺探茫然敢輒生疑致問啓天下之
喑喑哉唯大學始於知止中庸卒於知微二論
極於知命七篇終於見知提撕警覺若恐人不
知承菴文集卷之一

乙

知準的面門適於道者牧幼承父訓潛討聖真
有年每誦讀間一可疑則識之心不釋也能置
不問俾終貿貿焉耳哉况所疑間非疑於聖賢
之經也疑於訓詁傳註間有少未融於聖賢之
旨者也尤疑於講解諸家穿鑿附會又加一蒙
翳焉而不能見聖賢之心者也思昔儒哲皓首
窮經爲訓詁爲傳爲註爲繼往開來計厥功
若何敢容管識於其間然唯一落言詮終與意
象稍別且千慮一失萬分中不無一二以文害

辭而以辭害志者斯亦無傷也唯老生學究拘
執訓詁牢不可破卽有明知其齟齬處必穿鑿
以求通附會以求合則非獨有背於聖經且於
傳註大相矛盾矣斯豈無可致疑者不思一問
以求真知哉倘因斯疑斯問也得當代高賢大
儒虛心訂正共見聖賢之本旨卽先儒亦以爲
是豈不稱千古一大快也哉此牧不自揣量而
敢爲疑問意也然柰世之高明者乃自立意見
輒取傳註刪正焉而又或援二氏之書強合聖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二

賢之經而附會穿鑿不可底止嗟乎此豈聖世
所宜有哉聖經水本本原也訓詁講解本之支
原之委也訓詁未得講解少訛卽支之岐焉委
之別焉猶可疑也可問也取二氏者之書非支
非妄妄附於聖賢之本原則非獨有背於講解
有背於訓詁將淆亂聖賢之經而所關世教不
小小矣斯豈聖世所宜有哉若爾卽先儒訓詁
焉可矣豈惟訓詁卽老生講解焉可矣安可致
疑設問起妄立意見者之紛紛哉故嘗目思曰

牧所疑問欲求真也是也真知也因是而紛紛喋喋真是未必見真知反蒙蔽是牧之罪也已矣即有疑焉闕之可勿問也語云疑思問又云多聞闕疑意深哉意深哉

著疑問意

牧少艱於學學於里先生聽其言斤斤守成說若繩墨然不可移易則嘗竊疑之不敢問也繼而徧閱諸講解書又斤斤然爲分截爲過接若結構一定不可易者則尤深疑之不敢問也及

姚氏卷文集卷之一

三

潛心傳註則不過數語耳而篇章大旨了然爽然無可置喙焉間有相發明會意註釋處不無什一二出入於聖賢之旨而後世儒者因而泥執之太過則併其所謂什八九者亦牽拘附會以立其說焉嗟乎聖賢之心活潑潑地聖賢之言圓融渾成安所牽執拘泥於其間程朱大儒以意逆志得諸心而筆諸書正望後之學者之發明而世必執若說膠泥焉以求其合則豈惟失聖賢之旨亦無乃非程朱大儒所爲傳註之

意也乎今海內大方蒸蒸文學悉由聖賢之言以會聖賢之旨既有其人矣牧所蓄疑何待而不問因舉窺測之所及手書以請正焉儻藉以領高明之教俾此心之疑若凍釋而膠解則牧生平之大願也豈敢望著述諸君子哉凡所疑具載章句下大略敬列之左方

一先看正文以求其的正文者聖賢真正底本子也傳註不過印証以示人耳印証以示人中問或察之已見略有一二之同異而今之講解

姚氏卷文集卷之一

四

者苦執以爲是甚或舍經文以求傳義強傳義以合經文則異乎古之所謂神解者矣請奉聖賢真底本口誦而心惟之潛求義理之精微細討旨趣之歸着再之三之而不得然後觀之傳註傳註而又不得然後覽今儒者之訓釋庶幾爲有心得耳不然一爲訓解之牽制即豪傑過人之才鮮有能自得者高明以爲何如一融脫章句以繹其趣章句者朱子之所分釋爲便後學之誦讀耳當日聖賢說話或論理或

論事或隨所問答沛若江河聯若貫珠無窮意趣流走於口授筆記之下非說數句爲一截必用過文而後可接續也月過文意便不流走而聖賢契緊示人之語反寬緩而不切矣况今於分截之中又爲分截乎此非章句之誤人是人之自誤也請一剖其藩籬而融釋之毋爲成說之牽拘毋爲意見之接續斯可領聖賢之言於千載之上耳高明以爲何如

一探識意旨以會其真凡人語言之發俱出之

姚承庵文集卷之一

五

臂臆中况聖賢立言要是爲世道人心計一言必有一意在其關繫非小小者讀者不求其意而但泥執於語言之間或自爲意見以逆之而不實究其本旨之所在究竟於書義何干於身心何益請一脫略章句專味正文而探討其所謂發之崑崙歸之渙勃者庶本本源之學大別於森茫汗漫之無着者高明以爲何如一體貼口吻以得其義聖賢造詣不同其語氣自別孔子之渾融曾子之縝密子思子之精研

孟子之英發識者能辨之不可強同者制義開首下若曰蓋謂等字正欲體此口吻以發揮耳今儒者動雜以莊列之放誕釋老之精玄吁嗟乎聖賢闢異端放邪說以維世而今且明禁而明用之是其見甘出優孟下也請一去若說但取聖賢之言相爲參同者發之經義中世必有知而好之者此亦正人心之一端也高明以爲何如

一考求字義以訂其訛凡一字有一字之義聖

姚承庵文集卷之一

六

賢下一字必有一字之精義在焉無庸轉註點攷增易於其間者此於經義中不可枚舉也而關繫最大踵訛而未正者莫甚於七篇之王字孟子陳王道正人心王與霸對蓋自心術論也而世讀作去聲便以事功論非孟子當日立言之旨矣此不知起於何時沿於今未正也請今讀書者一照正文如字讀如字解萬萬解不去方爲一轉註焉始得猥曰通用而甚且點攷焉增易焉非善讀聖賢之書者今人臨古墨苟有

差說一仍其舊以存古况臨古聖賢真底本而可妄參之以已見乎此非獨正一字之失而已者高明以為何如

一出入六經以洪其原六經者古先聖賢作之以垂世者也聖賢之精神心術具見於此故孔子說信而好古孟子說遵先王之道讀書者討求六經之旨趣方知聖賢之精神心術上下千百世更無異同隨所讀之書自可融解其義而體諸身心性情之間是為真正大學問竊怪今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七

之學者不探其原於六經而獨玩志百家留心二氏以為此足以鳴世昔有論作詩者云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愚於今學者亦云高明以為何如

一通曉人情世故以傳其理人情世故非他皆天理之所寓也聖賢論理論事極其精微統只發得個人情世故與人做個樣子耳皓首窮經而不識人情之謂何世故之謂何則學問之謂何愚請說書者一以人情世故體驗聖賢之言

則知其發諸言辭者實實可見諸行事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大學術大經綸不出此論說講解之外也高明以為何如

一反求心體以會其歸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聖賢所言之理何者非吾心之故物要在溫而知之博而約之耳誠理頭經義洗心討求念誦正文而不牽泥於章句領會旨趣而不妄立乎意見涵解六經之精微體察人情世故之昭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八

示則心體中當自有會悟處不獨講解文字而已者程子曰未讀論語時是如此等人既讀論語時亦如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此言極有味味竊用以自愧而敢望諸高明者高明以為何如重訂易經疑問序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韋編三絕矣以是終日言而不置後人因別為彖為象繫各卦爻下又分其餘為上下繫傳云伏羲文周之古斯真闢無餘蘊哉後世學易者宗焉具有發

明註疏然唯程傳本義盛傳至今顧二氏之書
間有異同而後來訓解者或多拘泥於其辭曰
易不可為典要也嗟乎獨不曰初率其辭而揆
其方既有典常乎且孔子論易嘗曰六爻之動
唯其時物又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是知
卦與爻之辭其大旨必相符合無疑者何後來
者之紛紛哉且孔子於卦爻辭發出一時字繫
傳又拈出一幾字意在前民之用也故於諸卦
下曰時曰時義曰時用不一而足而用九用六

姚氏卷之三集卷之一

九

特發於乾坤二卦用九曰見羣龍无首吉隨承
說乾元統天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又承
說乾元用九用六曰利未貞隨申說以大終也
謂左右其大以有終又發无成代終之語諄諄
焉則乾坤二卦之用昭如矣後人誤解變未變
剛大戾二聖之旨且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
也其語豈不直載明甚後人妄於吉字下填入
一凶字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變化云為吉
事有祥曾聞凶之先見乎幾善惡之說蓋發之

朱儒耳周公所謂君子幾孔子所謂可與幾其
旨似不如是書曰惟時惟幾又曰惟幾惟康吉
之先見茲可証矣誤解一幾又誤解二用易道
不幾于晦蝕哉余小子無知安敢僭妄為論唯
偶得窺測畜疑思問二十年今復大加裁訂求
正于海內諸大方高明君子倘謂牧今所問或
一言之幾于易俾藏之名山竊附諸儒訓詁之
末則皓首窮經之至幸也而非所敢望也

尚書疑問序

姚氏卷之三集卷之一

一

三墳五典尚矣而刪自孔子垂訓萬世書教至
今煥爛如日無不共知且由焉況有宋諸儒闢
發殆盡將安所置疑又安所致問哉蓋書無可
疑而所以說書者或稍失其故也則非但悖違
當日紀載者之意且併夫子所為刪述之情而
失之即管窺蠡測之見苟有可與天下共疑者
姑存之以問於有道未必非聖賢之所與也然
則特問之洪荒上古耶將問之虞夏商周之典
刑耶曰堯舜其心至今在也惡乎在在吾心之

同耳吾心誠見得是卽堯舜猶可印証何不可
疑而思問以自決哉蓋卽千萬人未知或一人
焉能知之百十餘年未知或後世有一人焉知
之且或有勘余所疑之誠非者的的定一正論
俾與漢訓誥刪自孔子者大明於今茲來世未
必非余疑之所致也且余今所疑特嘗求異於
傳註也傳註傳神耳卽神品所摹畫哉而筆芒
或稍欹斜擬像或未周到蓋亦有之而講解諸
君子固泥其辭而不通其解則傳註大儒將亦
疑余卷之集卷之一

有待焉而何擇乎狂瞽之窺測也唯舉業制科
一遵傳註載在

今甲諸諸士子無視余言耳蓋余疑余問竊與
世知問者共疑之與世知疑者共問之而必求
其是終歸無疑無問與天下萬世共知其由耳
然此可傳之學究哉藏之名山可也雖然方今
聖明在御遇大典設大訓諸將跡億萬世無窮
承明諸公或荷因余一言之疑郅正于著作之
庭而要無忤于上世紀載之故則又未必非夫

予刪述之一快也是則余所懷於鄙乘未敢必
今世之能亮余者然竊有望於今以後之同具
是心者

詩經疑問序

余以易叨賢書詩非專業也然獨念童時先贈
君會命余讀詩已授簡成誦矣而苦無師承乃
舍而學易然詩故所習也於心終不忘時一繙
閱而竊有疑焉未筆之簡也今年春入

觀銓部奏免諸司坐遂得待命邸中而又奉明
廷承卷之集卷之一

三

禁不敢走謁中朝大夫士時雪幾一月許邸中
無纖毫事得諷咏三百篇併攬其集傳間有可
疑者輒筆記之及出都門坐馬上復時時微吟
懷想覺有可疑者下馬亦輒筆記之道便省太
補人得謁邑父母進賢徐公其人溫然如玉豈
弟君子也就其專業家請問一二焉覺大有得
徐公亦謬察余所問之爲有見也行由浙江上
三衢上信州道豫章度庾嶺順流至端州水陸
經五旬得又細求以釋其義至新又時至學官

與趙生良詵麥生瑜華從容而商訂之錄成凡若干篇微問海內之大方雖然此時其臆見耳而詩之爲教有大於是者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余贈君所命余學詩學易者余能一一夙夜以無忝矣乎未也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余今日觀然居民上又能一一盡其所以子民者乎未也大者未能盡而唯意見之是問何爲哉然余之心竊願就臆見一問焉以求盡乎其大者海內大方倘惠然就所臆見一答之更舉其大者賜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一言之教固余請問之至願也

三

重訂詩經疑問序

嘗讀三經三緯之說竊有疑焉三經風雅頌是已而三緯曰賦曰比曰興蓋通融取義謂所賦之有比有興耳非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惟截然分而爲三于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謂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寢失其義矣此三緯之說之可疑者而猶其小者也若積實待虛斷章取義凡詩皆可通用矣而作者

之志則有一定不易者在說詩而不得其志則將謂葛之覃兮爲后妃既成締結而賦其事矣將謂采芣采耳爲后妃思念文王而作矣將謂螽斯羽之爲羽重矣將謂節兮之爲輕世肆志矣將謂河水洋洋爲齊地廣饒士女之狡好矣將謂魯道有蕩爲適齊之大路矣將謂似續妣祖爲君子之居矣將謂中原有菽爲兄弟之教其子矣將謂萋萋采芣爲得所植矣將謂習習谷風爲生長和調矣將謂有饒蓀發有捋棘七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古

之漫無取義矣將謂鴛鴦于飛畢之羅之之爲興矣將謂履帝武敏歆爲足大指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矣將謂求錫祚胤之可分而爲二矣將謂乃造其曹之爲牧所矣將謂伴與優游之爲泮渙優游矣將謂彼疏斯稗之爲分別君子與小人矣而他則若執掌之爲失容也惟與之爲托始也龍光之爲寵光也舉柴之爲積禽也無射之爲無牧也偕始之爲諸始也諧始之爲偕始也退之通爲何也候之訓爲維也紛紛

莫紀總之則不得詩人之志而姑爲講解云爾
倚以意逆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則一字各函
一義而其中雋永之味真有足啓萬世之咀嚼
者矣倘詩義之湮而莫識也又奈之何陳說汨
沒於所習而卽有能探其肯者付之弗問也今
予所疑凡經數十年且重加訂問矣若前所誤
解者亟與辨正卽有碍於制義亦所弗恤焉蓋
心獨苦矣而安得高明君子虛心一爲之裁訂
哉則所謂藏之名山而俟知於千載之下者也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春秋疑問序

五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斯義何義也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
好遵上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路卽義也
而在人心無偏陂好惡之間周衰王道衰微人
心陷溺而不知義爲竊爲僭爲質亂或入于夷
狄而其則幾淪于禽獸有不忍言者孔子有憂
之故因魯史作春秋明指所謂道路者以示人
卽書所云是樊是訓是訓是行者耳孟子曰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
天子之事也正謂惇庸命討此天子與天下公
共之事人人所宜共由亦人人所可指示以詔
天下萬世者是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焉者
也竊取云者亦謙不自居耳而或者誤認遂有
道在位在之說甚謂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
權以是非天下嗟乎使夫子而果託南面之權
以是非天下則經所書天王某事某事者又將
託何權以是非之哉斷不然矣顧春秋一經斷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六

也其案在傳傳莫尚左氏矣去聖未遠聽睹紀
載甚詳足備後代參考是大有功于春秋者然
時或有闕于大義處公羊穀梁知求大義矣而
附會穿鑿時亦有之宋諸儒輩出胡氏而下互
有發明立不燦然悉備哉然千谿萬徑雖可適
國而周行大路要在折衷程子曰春秋經不通
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朱子曰學者但觀夫子
直書其事其義自在有不待傳而見者此直善
讀春秋者矣而惜皆無全書百世而上百世而

下豈無善讀春秋若程朱二子者乎牧非其人也唯童穉時先贈君淳菴翁誨牧曰兒曹欲知大義須讀五經竊志不忘間取易書詩禮次第讀之輒筆所疑請問海內大方茲來粵西甚暇得復從大全諸書竊觀夫子之春秋無有偏陂無作好惡真恍若見其心者恨不敏不足以發也因竊評諸儒之論有合于經者錄之而又輒筆所疑就正有道焉亦謂涉獵斯道路也仰慰先君子誨牧之遺意也云爾若春秋制科一票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胡傳載在

七

令甲是即義之所在諸士子所宜遵守而無岐者余何敢及而諸士子方習制義請亦無視乎余言

讀春秋者所宜知

凡讀春秋先須誦夫子作春秋本旨明白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本旨在存王者之迹也王迹謂何惇庸命討是也王者有此行事即有此聲歌載之詩可觀

已乃東遷以後惇庸命討王者不能持于上而借亂叛逆幾盈于天下詩由此亡矣孔子有深懼焉于是取魯史舊文加筆削而春秋作焉今觀春秋所載大抵為惇庸命討討然載之魯史中則必其有關於魯而後書故曰魯之春秋非汎汎記他國之事與魯初無關涉者學者但先觀鄭伯克段于鄆一節為何而書則知讀春秋矣蓋魯娶于宋世相好也而宋與鄭世相讐也故一隱公之身也嘗及宋盟于宿矣又及宋遇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六

于清矣又宋公和卒莖宋穆公矣又命鞏帥師會宋公陳人蔡人衛人以伐鄭矣是其與宋與鄭何如者乃無故受鄭人來輸乎又受鄭使來歸紡即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命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以伐宋此何等反覆哉總是暗受鄭莊之餌不覺為其所移耳故夫子於隱元年第三條即筆鄭伯克段于鄆一語見鄭莊處家庭母子兄弟間若是其殘且忍也友邦宜自知之而弗輕與以入其陷穽益為魯而書以寓惇庸命討